

著名导演安东尼·明格拉继《英国病人》、《冷山》之后投拍的又一部力作



第一女子侦探所之 *Tears of the giraffe*
**长颈鹿
的眼泪**

《纽约时报》
亚马逊年度畅销书

2004年英国图书奖
“年度最佳作家”

入选英国
“布克文学奖”

[英] 亚历山大·麦考尔·史密斯/著
赵重今 刘凌云/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第一女子侦探所之

Tears of 长颈鹿 the giraffe 的眼泪

[英] 亚历山大·麦考尔·史密斯 著 赵重今 刘凌云/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颈鹿的眼泪/[英]史密斯著;赵重今,刘凌云译.—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4.5

ISBN 7-80173-294-4

I.长... II.①史... ②赵... ③刘... III.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2857 号

Copyright: ©Alexander McCall Smith 2000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4-1513 号

版权©为 Alexander McCall Smith 所有。通过安德鲁公司,其中
文简体字版权已归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所有。

长颈鹿的眼泪

著 者 [英]亚历山大·麦考尔·史密斯

译 者 赵重今 刘凌云

策划编辑 国文润华

责任编辑 韦尔立

出 版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发 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永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1230 32 开
8.5 印张 11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73-294-4/I·008

定 价 18.8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100013

电话:64271187 64279032

传真:84257656

E-mail:icpc@95777.com



作者简介

亚历山大·麦考

尔·史密斯(Alexander McCall Smith)生于津巴布韦,并在此和苏格兰陆续完成学业。后成为苏格兰的法律教授。几年后他因工作关系重返非洲的博茨瓦纳,帮助博茨瓦纳大学建立了一所法律学院,在那里生活了很长时间。他的“第一女子侦探所”系列作品就是以那段生活为背景创作而成的。

小说一经出版就两次入选英国布克文学大奖。同时,在美国《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前列停留达数月之久,成为近年英语文坛最受关注的作品。2004年4月,史密斯又击败《哈利·波特》的作者J·K·罗琳,获得了英国图书奖“年度最佳作家”。

译者简介

赵重今,毕业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译有“007系列故事”、《星际迷航》等文学作品。

刘凌云,毕业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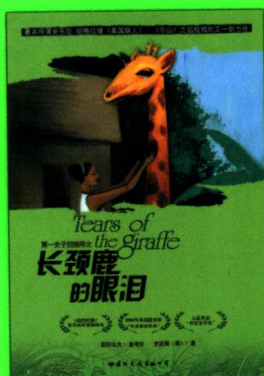
“第一女子侦探所”系列作品

The No.1 Ladies Detective Agenc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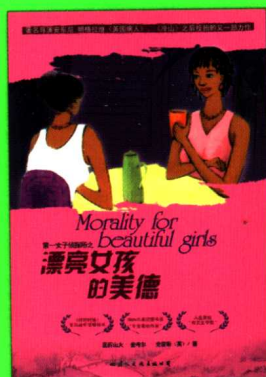
「之
①
」



「之
②
」



「之
③
」



责任编辑：韦尔立

封面设计：耀午书装

目录

CONTENTS

1 第一章 马特科尼先生的屋舍

这是他的第二次求婚；当他第一次鼓起巨大勇气向她提及此要求时，得到的只是她的回绝，虽然她很委婉并带有歉意，但毕竟是拒绝了他。

17 第二章 客人到访

那个早上她们并不忙。玛库兹擦了擦她的打字机并把她的桌子弄得溜光，而拉莫茨维读了一本杂志后，给她在洛巴策的堂哥回了一封信。时间过得很慢，快到十二点了，拉莫茨维准备关门吃午饭。

28 第三章 一个心怀非洲的男孩

我十二年前来到非洲。当时我四十三岁，对非洲一点兴趣也没有。我想我拥有一般人对非洲的印象——一大群各式各样的人玩着什么大型的竞赛、大草原上还有高耸入云的乞力马扎罗山。我还觉得在非洲我会看到饥荒、看到内战以及大肚子、半裸的小孩们盯着镜头陷入无助的迷茫。

40 第四章 在孤儿院

突然他听见身后有动静，不禁吓了一跳。这个水泵房所处的位置极为偏僻，直到现在他还只能听到刺槐上小鸟的叫声。不过这个声音好像是人发出来的。

57 第五章 世界末日珠宝行

他不希望拉莫茨维觉得自己不受重视。相反地，他非常重视她；他非常，甚至是有些卑躬屈膝地感激她答应嫁给自己，如果只需一颗钻石就能向世人展示自己心意的话，那么，钻石的价钱就显得低了一点儿。

70 第六章 干燥的土地

坐在头号女子侦探社的办公室里，拉莫茨维思考着。一个人是多么容易让自己陷入一大堆问题当中，而这仅仅是因为他没有勇气说“不”。她其实不想接手关于柯廷夫人儿子的案子。

目录

CONTENTS

86

第七章 孤儿院的水泵又出了新问题

他已经到了一个想要安静而有序地生活的年纪了。他希望白天在自己的汽车店修理机器，晚上陪着拉莫茨维。那才是天堂般的日子呢！

96

第八章 孩子们的故事

他们一走，这个女孩就从树丛中爬出来，动作极快地挖沙土。很快，她就挖到了她的弟弟，把他抱在怀里。

104

第九章 事出有因

她正在琢磨一张钉在墙上的发黄了的纸。这是一张报纸上登出的照片——一个男人站在一栋房子前。上面可能有标题，但纸已经腐烂了，所以标题就显得模糊难辨。

113

第十章 孩子们应该呆在博茨瓦纳

自从她的雇主透露了这个令人不安的消息后，她的脾气变得更差了，除了睡觉以外，脑中盘算的就只有如何可以消灾灭难了。

125

第十一章 玻璃天花板：

“那么你在农场上找到了直觉，”玛库兹迟疑地说。“它告诉你什么了？那个可怜的美国男孩在哪儿？”

“就在农场上，”拉莫茨维平静地说。“年轻人在那里。”

138

第十二章 哈博罗内之夜

一个人躺在黑暗中时候，她就会在她的记忆中搜索以找回一些涉及到关于他的回忆：一些谈话的片断，一些手势，一些分享的经验。

145

第十三章 一个道德哲学问题

但是真实的案件——那些使私家侦探变成一个真正职业的案件——会使人伤心。拉莫茨维知道莱特森亚·班都勒先生的案件就是其中之一。



170 第十四章 城中行

女仆心里酸酸地看着马特科尼先生和两个孩子开着旧卡车颠簸着走上进城的路，直到他们在老博茨瓦纳陆军俱乐部附近看不见了为止。

179 第十五章 女仆的邪恶行为

他一颗一颗的数着，给了她九颗短粗的子弹。子弹闪闪发光，好像每颗子弹都被擦得锃亮准备去执行任务，她发现她被它们的感觉所吸引了。

190 第十六章 家庭

马特科尼先生的困境是一个滔天大罪，它使这样一种感觉显得很真实：一个死刑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上午正通过他牢房的天花板注视着这个熟悉的，正在消失的世界。

201 第十七章 最高学府

她听了听屋子里面的动静，没有人来开门。但她听到了敲打键盘的声音，兰塔教授在里面。

222 第十八章 特洛克翁大街快捷汽车维修公司

人们都想当然地认为私家侦探必定是男的，但看看拉莫茨维做得有多好吧。她可以利用女人的观察力和直觉来发现那些容易被男人忽略的事情。

228 第十九章 发生了什么

拉莫茨维感到害怕。

246 第二十章 布拉瓦约

她很早就出门了。当城市刚刚开始忙碌，天还是黑黑的时候，她已经开着白色迷你敞篷货车飞驰在弗朗西斯敦大街上了。

第一章

马特科尼先生的屋舍

特洛克翁大街快捷汽车维修公司的老板马特科尼先生简直不能相信头号女子侦探社的卓越创始人拉莫茨维女士能答应嫁给他。这是他的第二次求婚；当他第一次鼓起巨大勇气向她提及此要求时，得到的只是她的回绝，虽然她很委婉并带有歉意，但毕竟是拒绝了他。此后，马特科尼先生就认为拉莫茨维女士不会再走进婚姻的殿堂了；她的前夫叫诺特·莫科蒂，是一名号手，也是爵士乐的狂热爱好者，拉莫茨维女士与他短暂而充满痛苦的婚姻让她坚信婚姻带给人的只有悔恨和苦难。可事实上她毕竟是一个很独立的女人，拥有自己成功的事业，斑马道上还有一座属于她的舒适的房屋。马特科尼先生不禁想，如果一个男人迎娶了一个女人并走进这个女人的生活后还不知所措的话，那么像拉莫茨维女士这样的女人怎么会接受这样的男人呢？她不会的；如果他处在

拉莫茨维女士的位置上，即使是像他这样理智和受人尊敬的男人提出求婚，他也会拒绝的。

但是在那个真实的夜晚，在她家的阳台上，在他花了整个下午的时间帮她修好了她的白色迷你敞篷货车后，拉莫茨维女士答应了他的求婚。她的回答是那么简洁、轻柔，以至于他更加相信她是博茨瓦纳最优秀的女人之一。那晚，当他回到他在破旧的国防部队酒吧附近的家时，他一直不敢相信这么幸运的事降临到了自己的头上。他已经四十多岁，到了这个时候还没有找到称心如意的妻子，而现在他最倾慕的女人答应了他的求婚，这能不令他兴奋不已吗？他真的难以相信自己有这么好的运气，甚至怀疑他也许会突然从自己一直渴望做的美梦中清醒过来。

然而这不是梦。第二天早上，当他打开身旁的收音机，听到博茨瓦纳电台用熟悉的铃声来告知听众他们马上要播早间节目时，他才意识到自己梦寐以求的事情终于发生了，除非她在一夜之间改变了主意，否则他现在已经是一个订过婚的人了。

他看了一下手表。现在是早晨六点钟，正是这天的第一缕阳光爬上他卧室窗外的荆棘树的时候。空气中很快就会弥漫清晨烧火的浓烟和让人胃口大开的树木的清香；他会听见靠近他房子的地方，有人在道路上伐木；小朋友们上学路上的吵闹声也不绝

于耳；男人们睡眠惺忪地前往市区开始他们一天的工作；女人们相互呼唤着对方；非洲苏醒过来，开始了崭新的一天。这里，虽然人们起得很早，可最好一个小时以后再给拉莫茨维打电话，因为这样她就有足够的时间起床以及沏好早餐喝的灌木茶。马特科尼先生知道她沏好茶后，喜欢在室外坐上一个小时左右，观察屋前小草坪上欢跃的鸟儿。那里有黑白相间的戴胜鸟，像小小的电动玩具一样机械地啄着地上的虫子，还有昂首阔步、脖子上套着环的鸽子，毫不停歇地咕咕叫着。拉莫茨维喜爱小鸟，如果她有兴趣的话，也许他可以为她建一个鸟类饲养场。他们可以喂养鸽子，甚至可以像其他人一样喂养一些像秃鹰那么大的禽类，虽然他并不知道他们应该怎样来喂养秃鹰。秃鹰能吃蛇，这当然对他们并无坏处，但如果他们养条狗的话，也同样能把蛇拒之院外。

当马特科尼先生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住在莫莱波洛莱。那时他养了一条富有传奇色彩的善于捕蛇的狗。它身子瘦小，全身呈棕色，只有一两点白斑，尾巴也曾经断过。马特科尼先生在村边发现被遗弃的它时，它饿得只剩下一口气了，于是他就把这条小狗带回了奶奶家跟他一起住。但他奶奶可不愿意把食物浪费在一个什么都不能干的动物身上，他好说歹说，这条狗才在家里呆了下来。让人想不到的是，仅仅几个星期之内，它就证明了自

已有多么的能干：杀死了自己院子里的三条蛇，还除去了邻居瓜园里的一个祸害。从那时起，它的名声就大了起来；如果有谁碰到了蛇的麻烦，他就会让马特科尼先生带着这条狗去解决问题。

这条狗行动起来异常迅速。蛇一看见它走过来，就似乎意识到自己已处于极度的危险之中了。由于兴奋，它的毛发竖得笔直、眼睛闪着光芒，以一种奇特的步伐朝蛇移动过去，好像它们已经逃不出它的手掌心了。接着，在离猎物几英尺的地方，它会发出一声低低的咆哮，这对蛇来说，无疑于大地的一颤。蛇开始吓得不知所措，之后开始想溜走，就在这个时刻，狗会迅速扑过去，干净利落地咬住蛇脑袋下面的地方，这样就能咬开蛇的背部，使战斗就此结束。

马特科尼先生知道这样的狗永远不会进入它的老年期。因为如果它们能活到七八岁的话，那么它们的反应将逐渐变慢，与蛇的战斗中获胜的机会也就会越来越小。马特科尼先生的这条狗最终敌不过一条条纹眼镜蛇，被咬几分钟之后就死去了。从此以后，没有狗可以替代它的位置，可是现在……好吧，这正好可以让他重新尝试一下。他们可以买一条狗，再共同给它起一个名字。其实，他想建议让她独自来挑选狗和它的名字，因为他急于让拉莫茨维觉得他不是事事都自作主张的人。事实上他认为，自己

做决定的时候越少越好。因为拉莫茨维是一个非常有才干的女人，而且对她持家的能力，马特科尼先生有十二分的信心，只要他不让他参与她的侦探工作就行。他对于侦探工作可实在是一点概念都没有。她是一名侦探；他是一个技工。事情就应该这样保持不变。

快到七点时他打了一个电话。拉莫茨维接到后，似乎显得很高兴，并用博茨瓦纳语最礼貌的语句问他昨晚睡得怎样。

“我睡得很好，”马特科尼先生说，“我整晚都梦到那个答应嫁给我的聪明、漂亮的女人。”

他停顿了一下。如果她想说她已经改变了主意的话，现在应该就是最好的机会了。

“我从来记不清我都梦些什么，”拉莫茨维笑着说，“但是如果我能记住的话，那我敢肯定我梦见的是那个在某一天即将成为我丈夫的一流的工程师。”

马特科尼先生笑了，长长松了一口气。她对此没有再做进一步的考虑，他们的婚约还有效。

他说：“今天我们必须去总统饭店吃顿午饭。我们不得不庆祝一下这个重大的事件。”

拉莫茨维同意了。她将在十二点准备好一切，然后，如果方便的话，他也许要邀请她参观一下他的房子。现在他们有两栋房

子，可他们只能选择一处居住。她在斑马道上的房子有很多优点，但它毕竟太靠近市中心，而且现在也有条件住得离市中心远一些。而他的则离老的机场很近，有一个相对较大的院子，显得更安静一点儿，但不好是，它离监狱不远，说不定附近就会有一个繁茂的坟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如果她不管由于什么原因而独自呆在家里的话，那么离一个坟场这么近总是不太好。这不代表拉莫茨维很迷信，而是因为她的信仰非常传统，不容许有什么不安分的魂灵之类的东西存在，可是，可是……

在拉莫茨维看来，世界上有一个叫做莫迪莫的上帝，他就生活在大约是非洲正上方的天空中。这个上帝很善解人意，尤其是对像拉莫茨维这样的人，可还是有那么多的人完全不顾他的法则而违背他的意志，结果得到了他们自己应有的报应。当善良的人们死去时，比如说拉莫茨维的父亲，奥拜德·拉莫茨维，上帝无疑是会欢迎他们的。至于其他人的命运，她就不十分清楚了，据说他们会被送到一些很恐怖的地方去，而只有当他们承认了自己的过错时，才会得到上帝的原谅。

拉莫茨维曾经认为上帝一直是眷顾她的。他给了她一个幸福的童年，虽然她的母亲在拉莫茨维还是个婴孩时就离开了她。之后，她就一直由她的父亲和好心的堂哥照顾，他们教会了她什么

是给予爱——而这份爱她都在那少得可怜的几天宝贵时间里，给予了她的小婴儿。当她的婴孩与生命的搏斗结束时，她一度抱怨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对她，但她不久就及时地醒悟了。现在上帝再次向她展示了自己的仁慈之心，这一次是因为一个优秀而好心的人的出现，他就是马特科尼先生。上帝指派给了她一个丈夫。

当他们在总统饭店共同吃完庆祝午餐后——马特科尼先生吃了两大块牛排，拉莫茨维的胃口也很好，吃了很多的冰淇淋，这是她没有料想到的——他们坐上马特科尼先生的敞篷小型载货车去参观他的房子。

“屋子里不怎么干净，”马特科尼先生有点焦急，“我试着把它打扫干净，但这对于一个男人来说确实有些困难。我雇了一个女佣，可我觉得她来之后反而把屋子弄得更糟了。她是一个挺不爱干净的女人。”

“我们可以让我雇用的那个女佣继续干，”拉莫茨维说，“她样样事情都做得很好。熨衣服、打扫卫生、擦洗东西。她是博茨瓦纳最能干的女佣之一。我们可以为你雇的这个用人再找一份工作。”

“而且屋子的很多房间里都搁着发动机零件，”马特科尼先生赶紧补充道，“有时，车库里的地方不够，我就把它们放在房间里

——那是一些有趣的发动机，我在某一天可能用得到。”

拉莫茨维没有说话。她现在知道为什么马特科尼先生以前从来没有邀请她到他家里做客。他在特洛克翁大街快捷汽车维修公司的办公室已经够糟糕的了，满地都是机油，到处摆着零件供应商送给他的台历。在拉莫茨维的眼里，那些台历都很滑稽，上面页页都印着骨瘦如柴的小姐，她们坐在轮胎上，斜靠着各式的车子。这些女人什么都不会干。她们不适宜生养孩子，而且好像没有一个人有学历，甚至没有一个人是小学毕业的。她们都是一群没用的、贪图享乐的人，只会让男人们感到燥热与苦恼，可这对于谁来说都没有什么好处。如果男人们知道这些坏女人让他们变得有多么白痴就好了；但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且试图向他们指出来这一点的做法也是无济于事的。

他们到了通向他家车道的入口处，拉莫茨维坐在车里，马特科尼先生下了车，推开银色的大门。这时，她注意到院子里的垃圾箱已被野狗弄开了来，碎纸屑和垃圾满地都是。如果她要搬到这里——如果的话——那么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再发生。因为在传统的博茨瓦纳社会里，让院子保持干净整洁是一个妇女的责任，她当然不愿意把自己的名声与一个这么脏的院子联系起来。

他们把车停在门廊前马特科尼先生就着树荫建起的一个简易

车棚下。从现代人的角度看，这是一所大房子，因为那时的建造者根本不需要担心没有地方盖房子。当时的整个非洲都是这样的。虽然大部分的房子都闲置下来，可没有人会考虑着要节省空间。但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人们开始为城市和它们怎样大量地吞没周围的灌木丛而感到忧虑。这栋低矮的、甚至有些昏暗的波状锡顶平房本是在保护国时期为一个殖民官员而建造的。它的外墙涂着厚厚的灰泥，并用白涂料粉刷过，屋内的地面是抛光了的红色水泥地，被分割成大块的方形。虽然为了真正的舒适，很难清除这些传统地板中的碎土或是牛粪，但在酷热的时候这样的地面能使人脚下感到阵阵的清凉。

拉莫茨维看了看周围。他们现在身处起居室，一进前门就到了这间屋子。这里有一整套厚实的家具——当时是很贵的——可现在看起来真有些摇摇欲坠了。所有的椅子都有较宽的木把手，椅身上铺着红色的坐垫，一张黑硬木的桌子上放着一个空玻璃杯和一个烟灰缸。墙上挂着一幅画在黑色天鹅绒布上的山水画，还挂着一个木制的捻头，以及一张纳尔逊·曼德拉的画像。拉莫茨维想，这间屋子的整体效果还不错，可还是少不了未婚男人居住的房间那种典型的荒凉感。

“这间屋子收拾得很好，”拉莫茨维发表了一下自己的意见。